

不管是看电影,还是看花鼓戏,我们乡下统称为看戏。

第一次看戏,还是四五岁的时候,我骑在父亲肩膀上看了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。可惜那时我年纪尚小,看不出名堂。骑在父亲的肩膀上,目之所及到处是人脑壳,一片闹哄哄,唱的什么是一句也听不清楚。正儿八经地自己去看戏又是在几年之后了。那时县里有了放映队,一个月下到各个公社放一夜电影。那可是我们“过年”的日子。

一天要放电影,整个大队都炸开了锅。莫说我们小孩,就是连大人也按捺不住纷纷打探放映队什么时候来,放的什么片子,老早就向娘家、姑家发信,叫他们来看戏了。生产队长破例在喇叭里喊,今晚放戏,大家提前一个小时收工啊。妇女们中午歇息时就剥好了猪草煮好了猪食,收工回来就急急地关了鸡喂了猪。饭后,男人们饭碗一丢就摇着蒲扇三三两两出门了。女人们总是要忙一些,嘴里喊着等一下等一下,边喊边锁门,着急忙慌地拖条凳子就屁颠屁颠地朝河滩沙洲上赶——那是全大队最空旷的地方,放电影最合适了。

我们小孩哪有心思吃饭?天没断黑就关好牛来到了沙洲上。那里早有人竖起了两根树杆,只等放映队一来就把银幕挂上去,好放戏。放映师傅还没到的这段时间,整个沙洲就像一锅粥,搬了凳子来的忙着为凳子找个最佳位置,有嫌麻烦没搬凳子来的也在寻找鹅卵石,想坐个临

◆精神家园

看戏往事

孙必武

时的座椅。小伙子们专往姑娘堆里扎,他们袋子里基本上都装有瓜子黄豆之类零食。那不完全是带来自己吃的,一多半是用来逗妹子的。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,姑娘们也都是悄悄地翻出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,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,有些还涂了雪花膏呢。她们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展示自己,所以也就扭扭捏捏地任由那些个“不要脸”的沾点小便宜,不急不恼。大家推来搽去,一样开开心心。

我们一群小屁孩那可真是成了脱笼之鹤,这里钻钻,那里挤挤,三五成群地捉着迷藏,打着仗。在较远处的一个草垛后面,竟然看见了明德哥和杏花姐在约会。他俩一见我们就慌乱地分开,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,杏花姐还一个劲地叫我们不要出去“活舌”。明德哥一把拉住我们几个,一个劲往我们手里塞花生……好在有人喊来了来了,放戏的来了,杏花姐他们才摆脱了尴尬。

我们哪里还顾得上他们,一窝蜂地循声而去,加入了迎接的队伍。好家伙,一大群人跟在放戏的师傅周围,那神气活像臣民簇拥着他们

的王子,朝沙洲中央走去。力大的抢过担子,挑着放映机和片子,脸上洋溢着无尚的荣光,一路趾高气扬地嚷着“让一让、让一让”,他们面前便自动地分开一条路。待他们走过,那路又弹簧般收拢来了。接着挂银幕架机子,一气呵成。大队书记端坐在放映机边,对着话筒喂、喂地进行了一通讲话,接着戏才在大家的期盼中开演了。这次放的是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和《董存瑞》两部电影。

此后的三五天甚至十天半个月,我们总要削一根上好的杉木棍,赶着牛从家里一路舞到山里。倘若有哪头牛不识时务,要偷吃庄稼,它就成了大家眼中的白骨精了,我们全都挥舞着“金箍棒”,接着便是将它一顿痛打。待吃了晚饭,我们总会把“打仗”的阵地转移到沙洲。个个争着当英雄董存瑞,手托一个鹅卵石,喊着“同志们,为了胜利,冲啊——”接着便是“嘭”的一声,倒地成了“烈士”。

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,还是很过瘾。时隔两年还是三年后,邻居周伯在县城工作的儿子买回了一台电视机,十四英寸,黑白

的。那可是荷叶街的第一台电视机,是个稀奇货。一到吃了夜饭,整条街的人就都涌到周伯堂屋里,有时甚至挤到了走廊上。尽管是黑白的,还有雪花点点,大家照样看得津津有味。一些老人总爱围着电视机打转转,大发疑问: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?也只有这么大,怎么就装得下这么多人呢?真是奇了怪了。有些人手痒痒,总喜欢去摸摸拍拍,有时拍得不清楚了,肯定要招来一顿数落。这时周伯会马上跑到灶屋后面去,把装天线的树杆转来转去,边转边喊,要得了么要得了么?要不得,还有雪花点点呢。于是便又转,又喊,要得了么?直到传来要得了要得了的欢呼声,他才又自豪地回来给大家发烟,边抽边看。好客的周婶定会炒些瓜子花生招待大家。每晚如此,不到荧屏出现“再见”,大家不会离开。

又过了几年,家家有了电视。而且从黑白到彩色,从平板到液晶,频道越来越多,功能越来越全。现如今,大家吃了晚饭,把门一关,一家人窝在沙发上,想看什么就看什么,方便得很。不过方便是方便了,我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总是看不出过去的那种乐趣。

(孙必武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

◆樟树垅茶座

“唬”回的助学贷款

马卓

小黄是江姐扔给我的第一个学生。准确地说,小黄不是江姐扔给我的,是我自己扔给自己的。我自告奋勇承担了说服小黄还款的任务。

上年度我们为小黄向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了救助,因此他上年度本息应还款额近三千元全免了。为他申请救助,是因为他父亲罹患一种罕见的重病,卧病在床,丧失了劳动能力,他拿出了些钱给父亲治病。江姐了解情况后,很是同情,邀我一同去他家看了。小黄所言非虚,其父病入膏肓,不容乐观。小黄毕业后在外省一所私立学校上班,待遇不低,我再三权衡,同意为他申请救助。原因有二:一是为他父亲患病,二是因为他的孝心。

这次,江姐问我是否将小黄纳入申报救助范畴,我毫不犹豫摇头。我的理由很简单:小黄经常在朋友圈晒他和女朋友在景区游玩、在餐馆吃虾蛄的照片,可见他不差钱,生活幸福指数高。在这种情况下,绝不能为他申报救助,否则是对他的纵容,也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。

不再为他申请救助的决定,是江姐告知小黄的。小黄犹豫了一下,但还是答应按时还款——这是江姐反馈到我这儿的信息。听后,我感到欣慰,觉得自己当初为他申报救助的决定没错,这个孩子毕竟通情达理,懂得感恩。

小黄口头上答应得好,却迟迟不见行动,眼见就要逾期了。江姐无可奈何,只有求助于我。我不敢怠慢,马上给小黄打电话。小黄态度很好,让我放心,当晚一定把钱打进支付宝。小黄话答应得好,我仍不放心,反复叮嘱:“小黄,晚上不要忘记啊,逾期可影响个人征信……”小黄大大咧咧地说:“知道啦。”搁下电话,仍是放心不下,想给他再发个信息。不知是步入中年还是接触这项工作的缘故,我感觉自己变了,变得婆婆妈妈。想想还是作罢,“90后”的小黄

应该不喜欢絮絮叨叨。晚上十点,我忍不住,让江姐查了小黄的还款信息,结果令人失望。我有一种被戏耍的感觉。江姐倒是淡然,反过来安慰我,说这种事她司空见惯、见怪不怪。翌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,给小黄打电话,问他为何不讲信用,没有如约还款。我语气里的不满像蜿蜒在山间的小溪,若隐若现。小黄避开我的锋芒,为自己还没还款找理由。他说,他谈女朋友了,开支比以往大了。他说,他们准备谈婚论嫁了,需要不少钱……他七七八八说了一大通,言下之意,希望像去年一样给他申请救助。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,果然是宽坏的孩子,只知道一味索取。我耐着性子,语重心长地说:“人啊,活在世上,最重要的是‘诚信’两个字。当你女朋友知道她即将托付终身的爱人是如此一个人,她会瞧不起你……”被我“教育”一番,小黄自知理亏,连声说好。

可是,结果令人再次失望。此后,我给小黄打电话,电话不接;给他发短信,短信不回。他跟我玩起了失踪。我暴跳如雷,却又无可奈何。我夜不能寐,满脑子想着这件事。

时间一点点流逝,离还款截止日愈来愈近。急中生智,我想到一个办法,不知奏不奏效。我给小黄留言:小黄,若今天再不还款,我将以县教育局的名义,给你们学校发函,把你的情况如实反馈给你们学校领导。发了信息后,小黄一如既往没有回复。我心里没底,不知此法能否“吓唬”住小黄。是夜十一点,我已卧床捧书催眠,江姐异常兴奋地电话告知小黄已还款。说完,她忙不迭地道歉,说实在忍不住将这个好消息私藏到明天再告诉我。我哈哈大笑,终于可以睡个落心觉了。

小黄终究年轻,被我“唬”住了。但我更希望,他只是暂时鬼迷心窍,现在能幡然醒悟。

(马卓,任职于隆回县教育局)



山光水色 阮礼平 摄

◆湘西南诗会

于家大院(外一篇)

林道珍

藤蔓驮起狗吠,晨雾推开寨门
一株狗尾草
轻轻唤醒黎明

三五只小小蚂蚁,抬着一粒
摇摇晃晃的阳光
奔跑
在青砖黛瓦的鳌头屋顶

欸乃一声,谁家袅袅的炊烟就直了
此刻正是清晨
大院宁馨,又安详

窗外,台阶又高了几级
天空
又蓝了几米

黄桑

大地种在江南的一粒翡翠痣
被春风轻轻一吹
连眉心都爆出了水晶绿
(林道珍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读你(外一篇)

胡学政

每个人都是一本书
有的人几页薄纸
有的人则是一本巨作
而你,是我读不完的诗篇

家

家是一个令人牵挂的地方
那里有儿时的梦
泥田里找寻泥鳅的喜悦
和那打谷机上跃动的音符
演奏着农家一年的收成
身在远方
总是翘首望向家的方向
筹备回家的路
总是很长很长
(胡学政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◆乡土视野

又到荸荠上市时

申云贵

到了农历十一月,农贸市场就有新鲜的荸荠出售。那一颗颗像算盘珠一样紫红色的果子,看一眼,就让人口齿生津。荸荠俗称马蹄,南方人叫它“地下雪梨”,北方人叫它“江南人参”,在我的家乡,大家都叫它“慈姑”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我家也种过荸荠。收完早稻,插完晚稻,父亲说:“过两天可以栽慈姑了。”栽荸荠和插秧差不多,只是荸荠栽得很稀疏,且要横成行竖成列。种荸荠的田里肥料也下得足些,除了化肥,还要放很多家肥。炎炎烈日下,父母弯着腰,淌着汗,把荸荠苗一株株插进水田里。过了几天,荸荠苗挺直了腰,变精神了。一段时间后,主苗越长越高,幼苗也不断从泥巴里钻出来。又过些日子,田里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荸荠苗。这些空心、圆柱形的叶子,像剑一样齐刷刷刺向天空。到了秋末,荸荠快要成熟了,这时,就要把田里的水慢慢排干。

冬天挖荸荠是一件又辛苦又开心的事。父母一大早就来到田边,先把倒伏的荸荠苗割掉,然后开挖。挖荸荠的工具是铁耙,一把挖下去,双手用力往后一带,一大块泥巴就翻了过来,上面布满圆鼓鼓的荸荠。把泥巴表面的荸荠抠完,还要把泥巴敲碎,因为里面还会藏着很多荸荠。当然,不管你怎么仔细,还是有很多“漏网之鱼”,第二年春耕时,那些荸荠就成了意外的收获。挖荸荠不但需要力气,还要有耐心。挖一天荸荠,手会冻得握不紧拳头,脚会冻得感觉不到脚趾头的存在,而腰也会痛得伸不直。可傍晚时分,挑着

荸荠回家的父母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。我星期日也帮着父母挖荸荠,才挖了几下就感到吃不消,叫苦叫累。这时,父亲就教我:“做事哪有不累的?不做事哪有收获?大富靠天命,小富靠殷勤。你怕辛苦,就要好好念书。”

挖回的荸荠,还要晒干,搓掉泥巴。那时,父母常常把荸荠挑到离家不远的马路边卖。如果运气好,不到两小时,荸荠就被开车路过的司机买走了。有时也得挑着荸荠走七八里路,到附近的镇上赶场。种一亩荸荠,能收获两三千斤。这些荸荠,是我们那时主要的水果,能让我们快乐一个冬天。当然,因了这些荸荠,我们也能过一个热闹、丰盛的年。

家乡的荸荠,个大,皮薄,蒂短。拿一个荸荠,洗尽泥巴,露出紫红色的“胴体”,也不要去皮,塞进嘴里,一口咬下去,又脆又甜,满嘴都是汁液。母亲常常说:“呷慈姑要选‘把’短的,颜色要紫红,这样的慈姑皮薄水多,蛮甜。若是‘把’长,又是黑紫色,这样的慈姑呷起来都是渣渣,味道也不甜,有些还带咸味。”母亲确实很懂荸荠。她有时会煮荸荠给我们吃,煮熟的荸荠味道不一样,虽然不鲜了,但依然脆,还有一种淡淡的清香。她有时会把荸荠放进烧红的草灰里煨。煨熟的荸荠甜味不减,香味更浓。

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,水果的品种越来越多,国产的、进口的,应有尽有。可每到荸荠上市时,我都要买一点。因为看到荸荠,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,内心立刻变得平静而充实。
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(上接2版)

发展农业,带富山乡村民

从考上大学走出山村时起,黄名勇就有一个目标:一定要带领家乡人们走出贫困,迈向不愁吃的富裕生活。

2005年,国家农业部在全国启动绿色食品标准化基地建设。“嗅觉”灵敏的黄名勇,“闻”到了这个信息的价值。他认为,大力发展高产、优质、高效、生态、安全的农业是现代化农业建设的基本要求,绿色食品标准化基地建设,将为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,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。

于是,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级扶贫龙头企业的带头人,黄名勇通过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现代农业合作模式,在邵阳市贫困乡村的高山坡地新建优质生态紫薯种植基地。这样既确保了原料的供应,又为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提供了出路。公司已先后在洞口县醪田、山门等镇,邵阳县黄荆乡、五峰铺等地建立了近5000亩生态紫薯种植基地,带动1000多户村民种植,5000多名贫困人口增收近1000万元。

不忘初心,厚积薄发,恒以致远。黄名勇把“科学家精神”作为前进的动力,勤学习、干实事、勇担当,为创新实体、创新园区、创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